

嘉禾志卷第十九

碑碣

松江府

文宣王廟記

至矣哉先儒之稱夫子也子貢則喻諸日月孟子則冠於生民通其祀則韓吏部以社稷爲非嚴無其教則杜子美謂夷狄之不若是皆傑出意表垂範將來挾狂簡之肺肝判冥頑之耳目膚淺庸鄙又何加乎若迺誦聖籍以知歸服儒衣而不變以嚴師爲已任將尊道爲士先苟得其人不繫乎位華亭縣者嘉禾

悉尤

一

郡之劇邑也當土敞水煩之地屬風頽俗雜之餘民無堅正之心世尙剽狡之氣淫神以邀其福佞佛以逃其禍先王之教咸罔聞知廟貌之靈宜夫委頓自錢氏納土宋運有開年厯寢深邑長相繼殊未思政理以五常爲本五常由夫子而明必有所宗是宜崇祀率視如弁髦之敝孰能存愛樹之心介于梵刹之隅甚矣鄭門之困今天子明神所勞禋享聿修典冊攸存牲幣靡闕而況褒成教本位極眞王通邑之祠不絕如綫非所以副國章之舉廢俾鄉校之知方少傳劉君是以有志於斯也劉君世編官族代傳素風

養勇久負於一鳴適道無辭於寸祿下車而姦盜屏
假印而獄訟清胥吏服從閭里競勸當其至止首謁
聖師撥蠟峭而入戶庭履蔓草而升堂陞致美且慙
於黻冕改爲奚及於緇衣列像墮殘侍座跛倚裴徊
瞻覩俛仰咨嗟不易新規曷成大壯爰求隙地得於
縣東營爽塏之基委諸薙氏度中伐之木命以梓人
民忘悅使之勞吏謹不愆之素由是重門祕殿敞大
廈以耽耽東序西廂互文櫨而翼翼後建殖庭之宇
用鋪講藝之筵旅楹旣閑陋堵室之非度縮板以載
見宮牆之特高而又約奉身之資損計日之俸儼睟

悉尤

二

容而允穆飾華袞以鮮輝入室之賢侁侁侍坐升堂
之眾濟濟負牆置孝愛之一人與配侑而兼列如在
之威神備矣致誠之典禮敦焉俎豆嘗聞風雨攸除
嗚呼大道旣隱明王不興儒雅之儔沒沒無愧矧夫
皇猷允塞文令聞揚夫子之英煥煥宜久豈獨行於
萬里長幼之序有倫如能達彼四方齊魯之風可變
執古性惟樂善學媿親師聖門難言誠甘取誚互鄉
與進冀許偕行直書內疚於無文不朽幸刊於美石
時天禧二年歲次戊午閏四月十有一日陳執古記

華亭縣學記

元祐五年夏四月辛丑左宣德郎知秀州華亭縣事
劉侯初視事越三日癸卯謁先聖廟顧新學有左廡
而闕右廡食無庖爨居無什伯之器垣墉不立犬彘
得以游處而無虞劉侯惻然環視徬徨歸則發政以
惠民徐以善言風諭邑內邑內欣喜莫不奔走以承
命於是學始繕完又風諭得衛氏子買國子監書以
資諸生乃屬其佐劉發爲之記且曰新學之建吾無
與也必爲記不忘前人之功力耳已而發解官劉侯
又以書見速且曰學始謀於陳侯卒建於陶侯無以
吾廁于二人之間劉侯之意固忠厚矣而事在眾人

之耳目非可誣也輒廣記而備言之華亭大縣也旁
小縣皆有學獨華亭無之蓋浙西善事佛而華亭尤
甚民有羨餘率盡以施浮屠故其它有所建置莫易
以成就先聖廟故在縣治側湫隘庳陋旁不可以爲
齋館自吳侯爲宰已嘗有意遷易焉而勸導率不就
後三十年而陳侯謚復議建學是時邑人衛公佐率
先願獻縣之東南地且求獨建先聖殿歸卽築治土
木預爲戶牖加漆飾以須期會期會未定陳侯以事
去議又罷久之浮屠氏從公佐乞所治材爲佛宇公
佐曰此材可使之朽腐必欲移用則不可相繼陶侯

鎔爲政而公佐死淨屠氏又從其子弟求其材爲公
佐祈福其子弟則今買書者也固執如公佐之意於
是邑子朱賡朱伯夔周揚許洙白之於陶侯陶侯使
之白州郡監司曰州郡監司見從吾無不從者四人
者乃率眾士人詣郡太守又詣轉運使皆得請遂擇
日鳩工而四人者實董其役邑人素願盡力者固已
各實其言矣而它無助成其事者故積久卒成於口
劉侯蓋若有待焉夫政治不可不先學校雖庸人孺
子皆知之學士大夫方困布衣必以是說應有司之
求及其入官則背之果何以哉蓋上人之所程督者

常在獄訟簿書而考績不急於教化故也以文盛之
時建學校於多士之地或有其意而不能遂其議或
遂其議而不能致其事或致其事而不能成其功故
發詳記其實以爲上下之勸使後之觀者知成功如
此其難無致於廢而不治云華亭縣佐劉發記

記縣學序拜儀

雲間士藪澤璧流道德之化近於禮宜習願有因陋
未遑革者歲元日至相與會拜淨屠之宮雖至不可
得而序期而不至者多有開禧二年汪侯來莅茲邑
纔累月政成博咨風土之舊或以是告侯慨然曰齒

尙於鄉倫明於學古也吾家於鄞里人講是禮於州校雖異爵者率序以齒倣而行可乎於是陽復之翼日薦紳冠帶總集黌宇序立大成殿下潔豆籩釋菜俾士之高年者主其事禮竟循廡而陞布席進德堂相鄉而拜少長從其次子弟則列父兄後魚貫雁行闐闐雅雅侯與僚佐盛服觀禮嗣歲之二日亦如之邑子諸生退而合謀曰是其可不書尊師葺儀敬也示化媿俗仁也貴老順長義也一舉而三善具侯誠知治本歟迺命林卿志歲月詔來者林卿昨典番學聞范文正公出守時政用名教厚俗爲先州人慕嚮

久之不變後進於長者修慶朔之拜惟謹彭公器資之言實然侯今小試一邑心惟范公是師諸父兄盍世守之以毋忘鄒魯是邦之意侯名立中故敷學尙書適齋先生之子嘗舉外臺進士官今通朝籍假五品服云胡林卿記

華亭縣門箴

政之善出於是不善亦出於是斯民何知維令所置勿謂可欺固亦易制斯言不私是乃可畏朝而闢焉小大必治逮昏而闔以休吾吏治得其平謂我豈弟有或不然爲門之媿熙甯十年九月一日錢塘沈遼

攝令記

濟民倉記

夫事有鉅可遺而微可書者抑有民忘其勞猶以大爲小者其並見於秀州華亭之縣倉乎治平三年五月一日予艤舟倉下會老人植杖而言曰我邑歲輸公租一十萬有奇入於州戶苦之近俾就藏僧寺客亭人憂之借糧貨種數加多無定計夙夜警邏阜勤之素無倉也其誰敢議其倉者今倉成之初築蔬圃割湖地爲廩十八容受十二萬民自請號濟民倉實濟而悅之也翁云自祖父來脫五代湯火沐浴膏澤

拭目觀太平踰百年爲幸民未識官倉今見之益以幸翁頃嘗病河之冰船阻而寢矣官督急胥是猝而扶矣此豈倉之屋乃民之身矣倉完身完而已矣民之心一若是如何不曰濟之乎翁且不知知縣爲誰何翁聞嘉祐七年夏迎來次年七月敢議倉請於州州請於外臺從其議已而民願助力者源源不可遏於是遠致海木又不半稔而倉立翁在田中與鄉人聞之則不信亟闖之赫哉偉乎其可信也迫而察仰而觀非人力神而化之也翁怪如是乃詢於眾眾謂我家旣力有餘也令不吾擾豈弟之恩也詩云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父母有命可違歟倉費大共助之小也令言重分任之輕也費之愈大愈小也言之愈重愈輕也恩酣心而勞忘形也湖亭蔬圃不利人而害人者也諺有之曰責亭葺而游席不理而休責圃滋而有蔬不供而朴今變害爲利反諺爲頌其頌云倉亦有亭廡亦有圃亭席高廣圃蔬蕃廡翁又曰古聖賢興利在民者以爲稱職恥名之常也後世興作游觀利在己而反名之是自名其無恥者也今知縣其如何人也翁聞倉成之日與諸僚吏落之曰吾不圖爲倉而至於斯也慰民心而自謂濟之也已然則翁

知夫知縣之志在柱石朝社而不在委積禾黍也宜矣奈何民之言曰事雖鉅而無益美若微而有德微猶然況大者乎翁亦曰頌可傳莫若刻之石於萬斯年子盍記之乎爲記之蘇士李璋也爲書之鹽監殿丞徐大方也爲立之題之者主簿方澤縣尉朱德新也茲二人者實佐佑於知縣殿丞袁公成倉者也公名晉材字器之淄人也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

余天下之無思無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甯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空之孰先竭曰必蟻漏

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閒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莫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以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眉山蘇軾記

思堂記

吾族章質夫官華亭縣之初治其官寺爲思堂以居

予爲述而記之曰君子慮於正小人慮於邪惟邪動罔不凶惟正動罔不吉是宜戒哉戒之者有攸爲也君子之於事不勤則不成不思則不得故夜而思之且而反復之盡日以行積日以爲月積月以爲年積年以爲世爲善而無厭然後大善立矣是以君子行務五德而去四失何謂五德道貴有仁貌貴有禮言貴有信心貴有義業貴有學也道貴有仁所以成身也貌貴有禮所以交人也言貴有信所以成物也心貴有義所以制事也業貴有學所以通理也何謂四失非也過也怨也忿也非無容一過無容再怨無容

長忿無容口善在我思必有不善在我思必無思之於□□□以少己也古之人有立常由此今之人□□□□□□□□□□名進士入官而予於世法所宜尊而畏之視處必志於有爲乃泝其所趨而爲之說章望之記

超果寺天台教院記

善哉天台氏之建化也以觀心爲法以念佛爲宗觀心者觀有心以至乎無心念佛者念彼佛以證乎我佛或陞階納陛同踐堂奧或順風乘航橫絕苦海真可謂大乘之淵源導師之方便者矣原夫清淨本然

無有空假因緣忽生萬法以起河沙沙門一念而足所以體同寂照神宜樂域邱陵坑坎悉見嚴淨眾鳥行樹皆出法音用之則然何遠乎爾佛隴肇基神化周浹諸方向風緣應如響則夫來四方之珍聚肄六時之舊業棟宇具而神人安鐘梵作而齊戒修又可闕乎秀州華亭縣超果寺天台教院者迺鶴唳之奧區寶龍象之精舍先是界相東南地闕草茂時和年豐民有餘施師徒自演廣廈斯作講誦未聞人莫知嚮法師惟湛台嶺之宗實爲苗裔言厭遊方聿來胥宇旣以知見提撕其新學亦用方便誘掖於里俗於

是檀供旁午規模備具復卽淨室作西方彌陀之像其高十有六尺巍然垂臂若將援溺以應經量邦人吳延宥善施樂義乃爲之捐金以極塗飾然後居者有以系瞻誦之慈游者以之起師仰之願揭應運之雄觀畢空門之能事矣嗟乎誰爲布施爲住於相眾生不愛頂踵慳貪無厭暗覆眞覺集爲苦本流轉生滅莫知攸止故夫信舍作則執著亡執著亡則空寂見空寂見則佛性具矣誰謂聲色不足以見如來今夫金山之聚不輟乎吾目和雅之音不息乎吾耳塵法雖外其心則我苟無聞見則無我佛故夫樂苦空

而斷因果厭諸相而求解脫未足與語道者也院既大成嚴像且畢以僕夙體斯道見囑隨喜云時熙甯五年正月辛巳陳舜俞記

海惠院經藏記

秀州樵李之奧壤華亭縣唳鶴之名邑白牛村在其西有人煙之富海惠院於其閒爲蘭若之勝先是賜紫僧奉英智力膚敏傑爲主者乃募人書所傳之經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而居人吳氏子行義施仁號爲長者爲之募財僱工作轉輸而藏之其屋若干楹載礮載琢飾以金碧以某年某日落成其成

也白牛居士陳舜俞敘其義而贊之曰天下之險東有泰華南有衡岷西有崑崙龍門北有太行羊腸此天所以限方域也然而寶貨出焉而負重者至草木禽獸生焉而樵蘇弋獵者往焉者蹶而傷下者踣而死又生生之大患也聖人爲之觀轉蓬而作車以載之嗟峨決而蹊通崑岷碎而塵飛視千仞以爲夷化顛踣以爲安其率之爲利蓋遠矣無明之山慳貪之阻瞋恚之岡癡暗之崔巍詐妄之叢棘深林淫亂之坑谷谿澗而眾生莫之能免也於是教之以法爲車以布施爲軸以禪定爲軫以忍辱爲轂以持載爲轄

以勇猛精進爲輻以般若爲輪度脫諸險不墮生死
始於自載終於載人故此經之輪不爲無意也況夫
我爲法輪致遠由己有相雖外發心必內心轉輪駛
心止輪掣舉真如之性海一指而遍盡塵沙之法門
有念斯足須彌納於芥子滄海入於毫端其體道之
樞機利物之關鍵作之可謂妙用施之者不爲無窮
之利乎若夫山澗同平夷險一致馳騁乎無■之駕
遨遊乎無方之機非作非止孰溺孰載吾非斯人之
徒其誰與遊然殊途同歸何遠之有陳舜俞記

布金院經藏記

悉十九

三

布金院去邑七十里有上人曰清已者其行涓白善
護其法所謂慈惠精進者歲旣久閭里莫不嚮焉邑
人顏氏子乃首施錢二百萬書其凡所藏經又相與
營大屋爲輪而環積之其後工未就於是人無遠近
爭投以財越二年而告成函以文本襲以綈錦載以
華輪瞰以藻閣繚以朱貝負以蚪龍覆以隆廈周以
廣廡方琢圓磨明怪幽巧塗金閒碧嚴飾雜繪總用
錢千萬前後施者略數百人煥乎盛哉夫西方之書
生滅之極談也生滅者周流而無窮周流之謂迹無
窮之謂性迹有去住性無先後攷物見義莫妙乎輪

輪之名有二一曰法輪佛之所乘也智慧解脫以動之戒定悲忍以行之小而入乎微塵而有餘大而御乎虛空而不能容擬諸形容而莫之能名法輪也其二曰苦輪眾生之所乘也動之以煩惱貪著行之以瞋亂罪害上驅乎天中馳乎人下轉乎地散而入乎鬼神之都禽獸之鄉而莫知其歸擬諸形容亦莫之能名苦輪也噫在佛爲法在眾生爲苦存眾生乃有佛非佛不能度眾生然佛之度眾生也未嘗脫吾輪而載之蓋卽其所乘而指其所嚮故能方軌同轍而出乎無窮之域焉爾然則凡所謂輪者可以摧止諸

苦令法流轉亦幾於佛矣輪之成也上人以予善解其義其文足以申贊歎見屬者不遠千里云嘉祐丁丑歲十二月壬辰陳舜俞記

隆平寺經藏記

青龍鎮瞰松江上據滬瀆之口島夷蠻粵交廣之途所自出風檣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賈豪宗右姓之所會其事佛尤謹方其行者蹈風濤萬里之虞怵生死一時之命居者歲時祈禳吉凶薦衛非佛無以自恃也故其重楹複殿觀雉相望鼓鐘梵唄聲不絕頃寺之隸鎮者三獨隆平藏經未備治平四年邑人陳

守通乃始出泉購書而棲經無所沙門道常卽法堂
舊構合眾力植巨軸貫兩輪納匱五百放雙林善慧
之制藏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始熙寧五年之季秋
成六年之孟春而髹漆繪事所以爲莊嚴者垂十年
功不克就元豐四年曾侯永逸王侯景琮之來也憫
其垂成僅廢因籍藏之所入發其端使其徒行清主
之未幾城邑區聚由盧遠而下凡十人不謀而赴隨
力之厚薄皆有以相其事規模法象卽其畫皆相合
高下度數按其體皆可考表二丈有二其崇加三上
爲諸天宮者八下爲鐵圍山者二承以藻閣覆以重

悉九

古

檐八觚竿聳方匱鱗比雲蓋雨華繽紛蒙蔽法從導
衛循繞環匝翼以天神挾以力士欄栱欒楣榱隔扶
柱皆雕鏤刻琢塗金錯采材致其良工盡其巧靡麗
侈富言不能旣而見者知焉經之費凡三百萬材之
費者十之二工之費者十之三髹漆之費者十之四
塗繪之費者十之五越明年元朔合黑白二眾落成
之左旋右轉聲蔽饒鼓觀者爲之目眩聞者爲之耳
徹於是人知方等一乘圓宗十地之爲可依也始如
來以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曲徇根器巧說譬喻最
後乃云四十九年未嘗以一字與人而祕密法藏獨

付於靈山拈華之時則知無說無示者是真說法無聞無得者是真聽法所立文字假名權實是以尊者迦葉之集四篋大智文殊之結八藏近傳五竺遠被八荒其感應顯異則有若士衡投火而不焦賊徒盜葉而不舉其功德博大則有若聞一偈而入佛初地持一經而生天七返蓋經典所在則爲有佛書之虛空天蓋上衛況嚴持奉事如此之至哉嗚呼竭大海水盡妙高山雖筆墨有窮而不能及佛一句少分之義以余之淺陋何足以語此而行清數來請文所願贊其成也於是乎書元豐五年春正月馮翊陳林記

襄陽米芾治事青龍賓老相過出此文愛而書之